



水暖一江春 (赵凯 绘)

## 牧云鸭客

□ 罗露琴

隆冬之后，初春悄然来临，天气日渐走暖。似乎是一夜之间，细雨浸润后的山坡，开满了一树一树的野樱花。山湾处，人们开始砍草、翻地、晒地，为新一年的农事忙碌。刚犁完土的黄牛低着头，啃食着那些急不可耐冒出头来的嫩芽。高山上，牧云村响水滩的泉水缓缓流淌，一路向远，汇入几公里外的木杉河。千百年来，响水滩的泉水，默默地灌溉着每一块水田，养活整个村寨的世代子孙，也养活了另一个村寨的一群人——鸭客和鸭客的子孙们。

像名字一样，牧云村地理位置相对较高，人若是放眼望去，心就会不由自主追逐天边的云。村寨的梯田蜿蜒曲折层叠叠散开，一直绵延到谷底。寨子里高耸的皂角古树下，一代又一代的人在此休憩。少年静坐树下，常幻变成放云牧云的人，思绪随着远处的云卷云舒而流转。山对面是九转曲折的省道，偶尔传来车辆的喇叭声，惊起山脚下的鸭群，也惊醒了牧云少年的梦。

两个村寨似乎世代有约。鸭客赶着他的鸭走遍千山万水，总是到快翻土耕田的季节才来到牧云村，因此人都说这是鸭客和鸭群的最后一个个站。在此之前，人们并不知道他从哪儿来，也不知道他何时到达牧云村的，只记得细雨朦胧的日子里，村寨西边那个叫滚牛凼的小山湾水田里，会传来阵阵奔腾又欢乐的鸭叫声。

鸭客和鸭群的到来，给寂静的牧云村寨平添了几分生气。鸭子从山顶的水田一直欢快地觅食到山腰塘边，吃完累了倦了，就一只只单脚立在田坎上，淡黄色的鸭嘴巴轻轻掩藏在自己的翅膀下，半眯着眼睛小憩。

鸭客像鸭群影子，鸭群到哪里，鸭客就到哪里。他总是静静坐在田坎上，穿一件棕丝斗篷，嘴里吊着老烟杆，手里拿着顶部缠着红色塑料袋的长鸭竿，不管天晴下雨，一个人默默凝视着水里觅食玩乐的鸭群，颇有一番“风雨不动安如山”的感觉。而他身旁的老狗，似乎也鲜少走动，像它的主人一样静坐田坎，一人一狗，鸭子一放，便要到临近插大秧的时节。和大多数嘴甜的鸭客不一样的，他很少和周边干农活的人搭话，似乎他还没有那只狗会“社交”，毕竟那狗刚来几天就和寨口的狗熟络起来了。

村寨的黄牛水牛慢慢地甩着尾巴返回牛圈时，鸭客赶着鸭群踩着黄昏慢慢悠悠地回到了滚牛凼。月亮爬上牧云村的蜂壁岩，又悄悄爬上了寨顶的白虎岩，月亮房一样的鸭棚边，鸭客在马灯微弱灯光清亮点完鸭子，才会慢条斯理地准备着晚餐；老狗蜷缩在篱笆边打盹，偶尔竖起耳朵，抬头看一眼鸭客和鸭群，或者远处车灯闪耀的公路。

每一个山风呼呼地吹着的夜晚，鸭客就那么静静地守着鸭棚和鸭群，老狗就那么静静地守着鸭客。滚牛凼幽长的小路上移动着微弱的光时，老狗跳出窝大叫起来，鸭客也叼着烟杆走出棚来探看究竟——原来是牧云村的人带着米、油或钱前来置换鸭蛋。

一年四季，牧云村的人们白天都忙于田间劳作，只有这月色迷人的夜晚，才能腾出手来，做一些买卖、交换的事情。微弱的光线下，鸭客粗糙的手捻数着一颗颗圆润光泽的鸭蛋，也清点着远方子女学费。除了卖给上门的牧云村人，鸭客每逢赶集日子，也会挑着鸭蛋到小镇岔路口摆摊，生意好的时候中午卖完就可以吃碗绿豆粉轻松回去，生意差时要守到下午收场后，再踩着月光回到鸭棚。

满树金色的枇杷和杏子落地之前，鸭客就要打包月亮房（鸭棚）回家了，这也是放牛娃“捡漏”的欢乐节日。一年中，鸭客总是遵循着这样的规律：秋收后购置鸭苗，沿着河流、山塘、井泉远走他乡长途跋涉，凭借几十年的经验，赶着千百只鸭子在山水环绕的大地上连续几个月风餐露宿，直到油菜收获的季节，鸭苗变成大鸭，一筐又一筐的鸭蛋变成一沓又一沓纸票时，水田要插大秧了，他才心满意足地赶着鸭子回去续着家里的芒种。鸭客离开后的滚牛凼就成了放牛娃的天堂，黄牛在山腰丛林处吃草，水牛在水田里泡澡，放牛娃们便从滚牛凼第一块水田找到溪谷底的最后一块水田，地毯式地“搜索”遗落的鸭蛋，总能将衣襟两侧的荷包装满一兜又一兜。

白驹过隙，高高的皂角树下那些牧云的少年已然不再，热闹欢腾的鸭群早已远去，那个沉默叼着烟杆的鸭客和他的狗也再也没有回来。而牧云村响水滩的那股泉水依旧生生不息从容地流到溪谷底，并入远方奔腾不息的大江大河。

## 雪声簌簌

□ 余欢

坚硬的地面，继续挖呀挖——在老余来之前，她接到了孩子们的电话，电话里，他们说后天要回家过年了。

这比她预计的除夕当天回来还早了两天呢！她挥舞锄头的动作越来越快。早点把活干完，她就可以早点回家，打扫干净屋子，准备孩子们喜欢的吃食。

3

老余如今56岁，王凤英51岁。两个人结婚到现在，将近30年了。

三十年如一日，如今，王凤英也成了和老余一样远近闻名的泥水工人——老余的拿手活就镶嵌在这一条条堡坎中。老余砌的堡坎不仅牢固，而且美观、大气，他是方圆几十里不可多得的手艺人。

老余年少时就跟着师傅砌堡坎了。那时候，方圆几个村也只有几个人懂得这门活，村民们都尊称他们叫“师傅”。但是能像老余一样把堡坎砌出个花来的，几乎没有。

王凤英记得，当初老余家里来说媒时，媒人夸得最多的就是，“人勤快朴实，有手艺，嫁过去不愁吃不愁穿，享福得很。”

大概媒人也不会想到，后来王凤英也干起了这门营生。自他们结婚后，种庄稼、喂猪、砌堡坎……她就像老余的“兄弟伙”，跟着他闯荡了几十年。

有没有享福另说，勤劳朴实的夫妻俩倒是抚养出了三个大学生。孩子们争气，他们在村里名声大涨，走到哪里，都会收到别人的注目礼。

可这样一来，就“苦”了老两口，一年半载见不到孩子们的面，他们都快盼得苦瓜脸了！这不，隔壁老李家的媳妇都生三胎了，三个孩子仍迟迟未婚，更别说让他们享天伦之乐了。两人实在是不知道该如何描述自己的心情。

4

老余的三个孩子都在外地工作。儿女们都希望二老能享享清福，商量着让二老搬到城里去住，一家人团团圆圆的，多好！可生于乡村长在乡村，习惯了抬头望天、迈脚踩泥、养鸡喂猪的他们哪里适应得了城里。

“还是住在乡下老家舒坦。”老余说，村里的这角角落落，闭着眼睛都能摸到。空气好，水好，过得踏实自在。

重点是还能搅活，喂两头肥猪，过年孩子们回来有得吃，自家的猪，可比市场上卖的香多了。平常干活和养猪，老余都非常用心。宁可自己累一点，也要把猪喂得白白胖胖的。“你两个争气些，一个长膘，一个瘦点，女孩子喜欢吃瘦肉，男娃娃爱吃肥的。”老余总对两头猪念叨。为了养好它们，老余还专门种了苞谷、土豆之类的庄稼。

秋收时节，四五亩地的粮食，都要收回家里来。现在村里的年轻人不多，老两口就互相搀扶着慢慢干，一背篓一背篓地往家里背。

慢是慢一点，但不着急，孩子们回来还很早呢。

## 望川

□ 王丽佳

初三那个寒冬，同桌迷上当时大热的电视剧《东宫》，每天都滔滔不绝地跟我分享追剧心得。直到假期结束，她才结束对我的消息轰炸。我对这部剧倒没什么特别的情结，只模糊记得里面好像有个能让人忘记一切的“望川”，这让我觉得好笑：什么望川一下就能消除人的记忆啊？

中考后，我们各奔东西。毕业，让我们心生感伤，却又充盈着对未来的期待。看到过这么一句话：“张华考上了北京大学，李萍进了技校，我在百货公司当售货员，我们都有美好的未来。”初学时觉得好笑，后来细想时又觉得有些道理。毕业有什么关系呢？已经秋天了，我们美好的未来就快到来了。

秋天似乎是一条分水岭。和初中同学在秋天分别，又和高中同学在秋天相识。高中的学业更忙了，升学压力也慢慢显现，渐渐地，关于初中同桌的记忆也慢慢淡去。然而，想念总突然袭来。

深秋的某个夜晚，我终究没忍住和初中同桌通了电话。接通的那一霎，我有些愣，一时竟不知道该说什么。

一晃，三年过去。又是一年毕业季，我又在秋天与高中同学分别，走进

大学校园。2022年的秋天对我来说并不友好，爷爷和表哥接连去世，家里一时间忙得不可开交。爷爷和表哥生前对我都很好，他们的猝然离世，让我很久都没能缓过来。

之后很长一段时间，我总是陷入这样的自问：他们都离去了，我是不是要在很久之后才会对着他们的照片表达思念，就像对之前的同学。

一阵秋风吹来，像是一场轻柔的叹息。

打开消息盒子早已灰掉的聊天框，滑到底部找到同桌的头像，心底的话落在屏幕上——

“我亲人去世了，我很难过。”  
“你说他们会不会也路过《东宫》里的望川然后忘掉一切？”

“我好想你。”

几分钟后，手机传来了振动，我急忙打开。

“我也很想你。”

“爷爷和表哥都去了很好的地方，变成了星星，他们会继续守护你。”

“还有，那是忘川，不是望川。”  
忘川。原来那是忘川，遗忘之川。我有点唾舌，又觉得有些不太对，遗忘

庄稼地七弯八拐的，有一次，在干活时，老余一不小心跌了一跤，把腿摔骨折了。伤得有些严重，在医院住了二十天，老余巴巴地等着出院。待伤好一些后，他又着急忙慌地地下地，割猪草喂猪。

“‘伤筋动骨一百天’，那些地干脆都不要管了，那点庄稼也值不了几个钱。”孩子们打来电话苦口婆心地劝。

“你懂啥。”老余脾气一犟，挂断电话，转头又买了两个小猪仔。孩子们哭笑不得，只得由着老两口去了。

5

院里梨树上的叶子黄了又落，圈里新买的两头猪渐渐长了膘，老余和妻子知道，孩子们回家的脚步近了。

有时，听着外面汽车下客的热闹声，老余会下意识抬起头朝窗外看看，他总觉得，孩子的身影一定混在了下车的人群里。

过年的日子越来越远。肥猪已经卖了

两头，仍然不见孩子们的踪影。老余急了，他拿起摸索得尚不熟练的智能手机，捣鼓半天终于才把微信打开，给孩子们打去了视频电话。

“还不知道哪天能来啊！”老余失落地叹了一口气，随后又扬起笑脸：“能来就好，能来就好！”

“那猪再喂几天，等腊月二十八你们回来再说，新鲜的吃着才香咧！”老余的声音响亮而悠长。

眼望着外出的人陆续归来，碗柜里屯的年货越来越多，老余再次叹了口气，孩子长大了，忽悠人的本事也渐长，一时半会肯定来不了。

家里的冬天真是烦人，有时雪会接连下几天，冻得人冷飕飕的。村里的人都窝在自家屋里，团团圆圆地坐着烤火，一天下来，连串门的人也不见个人影。

连串病了，他摸了摸脉象，说不清患的是什么病，只觉得胸闷气短，浑身无力。

躺了两天之后，老余一拍桌子，应下了表舅家的话。有了事做，他才觉得自己有了一点鲜活血，脾胃舒畅，气色大好。

可老余肩头上皱起的沟壑愈发深了。一日不确定孩子们回家的时间，他那颗上下跳动的心就镇定不下来。

直到听到妻子的那句令人振奋的“孩子们后天回来”的话。

“你说真的？”老余雀跃问道。

“真的。”王凤英继续笑道。

听到确切答复后，老余笑得合不拢嘴。他环顾一眼四周，雪还在下，周围洁白如玉，这白茫茫的一片可真好看，孩子们定喜欢得不得了，尤其是大女儿，她最喜欢拍照，这下雪天，一定给她拍好几天，她就不会忙着回去上班了吧？



在一个普通的下午翻开《浮生六记》，清新淡雅的文字掠过心头，只觉细雨润物、静水流深。此非乱世浮生，亦不是平庸之曲，只觉愁笔千转，既可窥见震川先生之“亭亭如盖”般的情丝，更能看到芸芸众生的生活缩影。若将沈复的人生分割昏晓，也许也如你我的一样，它无关时间的走向，无关韶华逝去，只见剥离出来的双面镜，半生痴于一泓秋水，醉倚兰桡；半生困于布衣寒窗，与那年那景一同风雨飘摇。

沈复与芸娘是佳偶天成，闲居沧浪亭畔，对酌饮酒，怡然自得；林语堂曾评芸娘为“中国历史上最可爱的女人”，她懂诗书、懂生活，可女扮男装，与丈夫共游庙会；能视高低贵贱如无物，与烟花之地的女子义结金兰；家中来客，她可拔钗沽酒；一贫如洗，她可刺绣养家。似是一生一死一人，在“轩临峭壁，飞窗小池，围以石栏，一泓秋水”的苏州小镇，山水风月，共守一盏暖灯。

然而生活不总是清淡与困顿，总有柴米油盐劳形伤神，“憎俗骨、爱别离”的旋律总萦绕上空。沈复进不可居庙堂之高，退不愿守青灯古佛，一身文艺之气寻不到实际的附丽。他担不起家庭的重任，亦藏不住自身贪婪的心魄，待芸娘离去，儿子早亡，孑然一身之心回味一生，也只剩无尽的悲凉与哀叹。“浮生若梦，为欢几何？”浮萍一样的人生，冷暖不自知，纵使为伊消得人憔悴，也抵不过往事如烟，人生如梦，尽醉江月。

在这本书中，除去两人爱情的幸福与凄婉，我们或能悟出其余道理。古人云，“月有阴晴圆缺，此事古难全”，亦云“舍生而取义者也”，人生之事，似是有得有失，自古不可两全。元亮避车马喧器，亦须承受“草盛豆苗稀”之潦倒；玄宗若是欲保摇摇欲坠的残唐，必经历霓裳羽衣消逝之痛。若不畏艰辛，也许能于苦难中取乐；若既不愿承其苦痛，又一心诗意图居，则只会如水中涟漪，只存在一刹便永远消散。

也许，我们更该怀着这样的态度：看人间姹紫嫣红开遍，也接受草木凋谢，知交零落。有敢于出世的心胆，享受自在清欢，也敢于和风暴搏击，身于惊涛骇浪也不惊颤。每个人的生活都不会只有平静的死水一汪，又或是一直跌宕起伏，苦难层叠；更不会只有风景一边独好，鸟兽草木，洞裂金石。它是平实中的惊喜与悲伤，是茶米油盐中烹饪出人间百味。愈发肩负隐忍无言、埋头赶路的艰难责任，就更能体会秉烛夜游、杯酒笙歌的美好时光。

诚冀我们能向前看、向前走，不浪费斑斓岁月，付诸半生困囿半生痴，而是一路慨然以赴，一路赏瑰丽风景。不赞颂苦难，亦不只歌颂诗酒人生。去时忙处，岳立青山巍巍，立意恒久，誓挺直脊梁；闲来静处，且将诗酒猖狂，唱一曲归来未晚，歌一调湖海茫茫。

细雨落下（外二首）  
□ 文艺萃

秋叶似乎找不到归宿  
在夜空里凌乱逃离  
一些影子倒映  
在风化的白皮墙上  
梧桐未因忧愁而  
落尽。空旷巷子里已吹来  
寒风乱了一枚妆容  
却怎么也吹不尽红润的灯光  
路口就在行人走尽的地方  
等待着。只是年轻的蒲公英  
飞向了另一个方向

云从山背面而来  
飞鸟把影子留在山谷里  
四季遗忘在丛林中的歌声  
依旧继续回响  
云总是先于晚霞老去  
只留下一夜清冷的光辉，照耀  
往事堆叠而起的城墙  
你没有再在落叶中喃喃自语  
风吹走流水时  
云从山背面而来  
泪水吸走了纸中所有的  
悲伤。天空如一面浑浊的湖泊  
窗外的云默然注视我  
表情一会儿阴一会儿晴  
书页翻过时，内心的流水起伏  
吞没了纸间的蝴蝶  
日子总是如此，在我面容上  
树起一座座冷峻的山丘